

目 录

《齐相晏婴》主要人物表

第一章	忧国乡野处	受命危难时	1
第二章	安民献国策	佐君理朝纲	55
第三章	财多不忘俭	位尊常思廉	91
第四章	闲谈说屡踊	直言谏君王	113
第五章	臣忠主思逸	远交近相亲	155
第六章	二桃杀三士	大智烹小鲜	197
第七章	治国须将相	荐贤无亲仇	231
第八章	施德莫争霸	行善图强国	279
第九章	贤良归故里	天地伴忠魂	317

《齐相晏婴》主要人物表

晏婴

齐国夷维（今山东高密）人，姓晏，名婴，字平仲，生于约公元前585年，死于公元前500年。他的祖上原是平民，其父晏弱做了大夫。其父去世（公元前556年）后，由其继任大夫。他先后侍奉过齐国灵公、庄公、景公三位国君，其中侍奉景公时间最长，达48年。时值春秋末期，同其他各国一样，齐国也正处在大动荡、大转变时期，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晏婴明确地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成为中国历史上明确提出并终身实践这一政治理念的第一人。他博闻强识、足智多谋、处事机敏、能言善辩、无私无畏、刚直不阿、严于律己、直言谏君、节俭力行、勤政廉洁，在齐国朝野享有崇高的威望。他最早察觉“田氏代齐”的趋势，并力图劝谏齐景公戒除恶习、施行德政、励精图治、施惠于民，以挽救“姜齐”灭亡的命运，但齐景公拒绝了他的许多好的建议，逐渐失去了“民心”，最终失去了“姜齐”。虽然晏婴至死也未实现自己的“强国梦”，但他“以民为本”的理念和实践，已足以使他成为万民敬仰、爱戴与怀念的一代贤相。司马迁曾叹曰：“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晏婴本人并未留下鸿篇巨著，只有一部由后人根据他的言行整理而成的《晏子春秋》流传至今。

齐景公

春秋末期齐国国君，姓姜，名杵臼，乃齐灵公（姜环）之子，齐庄公（姜光）之同父异母弟，在位58年（公元前548年——公元前490年），是齐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少数几位国君之一。起用

晏婴为相，是他一生中最明智的一个决定。在最初一段时期，他尚能虚心向晏婴请教治国良策，认真听取、采纳晏婴的建议，并放手让晏婴治理国家，从而使齐国在短短几年内便由乱变治，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综合国力得到增强。但是，国情刚有好转，他便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晏婴等忠臣从谏如流了，而是对忠臣、奸臣“两用之”，既需要晏婴、田穰苴等忠臣为其治国安邦，又离不开梁丘据、裔款等奸臣，甚至以奸为忠，认为只有他们才能给自己带来欢乐。他只图自己享乐，不顾百姓死活，“厚赋重刑”，甚至到了“屣贱踊贵”的地步。他不仅生活奢侈、贪杯好色，爱犬马胜过爱百姓，常常为了一匹马、一棵树、一根竹、一只鸟就要杀人，而且“好治官室”，甚至在灾荒之年大兴土木，驱使成千上万的百姓为其修建行宫。这样，久而久之，他与代表人民利益的晏婴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越来越深，甚至听信谗言，无端猜忌、厌恶晏婴，迫使晏婴不得不辞官而去。在此后的七年里，他变本加厉、一意孤行，竟然将百姓收入的三分之二夺去供自己享用，致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内忧外患、国力大损。后来，他不得不再次起用晏婴，才使齐国经济逐步有所好转。他临终前“废长立幼”，致使在他死后不久，田乞便乘机发动政变，夺取了齐国朝政大权，拉开了“田氏代齐”的序幕。《论语》中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这也是历史对齐景公的评价。

田无宇

齐桓公十四年（公元前672年），陈国公子陈完为避祸而逃到齐国，隐去陈字，改姓田。田无宇即陈完后裔，齐庄公、齐景公时任大夫。他擅长经营理财，堪称齐国首富，表面上性格开朗、豁达大度，实际上工于心计、城府极深。在与朝中主政大臣高彊、栾施一派的较量中，他联合齐国名臣鲍叔牙的后代鲍国，在齐景公出手相助之下，将高、栾逐出齐国。在鲍、田两家瓜分高、栾两家财产后，他听从晏婴规劝，将自己所分财产全部交公，从而博得了齐景公的好感与信任。此后，他用重礼买通了齐景公之母，并因此受赐高唐为食邑。他还买通了诸多朝中大臣、公子公孙，从而落了个极好的“人缘”。从一系列成功的经验中，他更加深了对“收买”的

认识，并使之更具功利性和目的性，那就是逐步收买齐国人心、最终夺取齐国政权。如果说“田氏代齐”是由其子田乞拉开了序幕的话，那么以“收买”的手段为此打基础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田无宇。

田乞

田无宇之子，在其父致仕后继任大夫。他所继承的不仅是其父的财富和职位，而且包括其父逐步收买齐国人心、最终夺取齐国政权的野心。他把田无宇的“收买”经验运用得得心应手，发挥到淋漓尽致。他不仅收买“官心”，而且扩展到收买“民心”。齐国通用量器分为升、豆、区、釜、钟五个等级，四升为一豆，四豆为一区，四区为一釜，十釜为一钟。田氏私家量器却是五升为一豆、五豆为一区、五区为一釜。这样，到了钟，公私两种量器的差额就非常大了。田氏用私家的大量器借谷物给那些急需的百姓，却用通用的小量器收回，让利于民。有借了他家钱粮，到期还不起的百姓，他就当面把借据烧掉，不再让借者偿还。久而久之，齐国朝野上下越来越多的人对田乞感恩戴德，甚至有许多人愿意为他去死。比起其父田无宇来，田乞更多了几分阴险、狡诈与狠毒。如果说当晏婴在世时，他还对这位智慧、才能、职位、威望均在自己之上的相国有所顾忌，未敢锋芒太露的话，那么在晏婴去世之后，他便肆无忌惮地加快了夺权的准备，并终于在齐景公去世后不久，乘机发动政变，杀掉景公临终所立幼子荼，另立景公他子阳生为君，夺得相位，专齐之政，从而拉开了“田氏代齐”的序幕。

田穰苴

齐国大夫，曾任司马，故又称司马穰苴。他虽与田无宇等同为田氏族裔，但出身微贱、并非嫡系，素不为田无宇等所接纳。他长年隐居东海之滨，潜心研究古代兵书战策，并颇有心得。后经晏婴推荐，被齐景公委以重任，率军抵御侵犯齐国的晋、燕二军，并大获全胜。他深黯兵法，治军严明，既不失威严，又爱兵如子，深受军中将士拥戴。齐景公很欣赏他的军事才能，任命他为司马。由于文有晏婴、武有田穰苴，齐国才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他

刚直不阿，从不与国君“行邪”。甚至有一次，齐景公深夜登门，要与他夜饮，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后来，在晏婴辞官之后，齐景公听信高氏、国氏等人谗言，免去了田穰苴的官职。田穰苴含冤病故。后人将其军事思想整理成《司马穰苴兵法》一书，流传至今。

弦章

齐国大夫。他虽比晏婴年轻许多，但有才有识，为人正直，办事干练，且不顾个人进退安危，敢于直言劝谏齐景公。他对晏婴十分崇敬，是晏婴在朝中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在晏婴去世之后，朝中仍能直言谏君者，仅此一人矣。

睢英

齐国老臣睢休相大夫长子，在其父致仕后继任大夫。他虽比晏婴年轻，且入仕较晚，朝中经验不多，但头脑比较清醒，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能积极支持晏婴的正确主张。他与晏婴结为儿女亲家后，两家关系密切。

李垚

海之滨明川村村民李老伯次子，小名“二牛”，在跟随晏婴到东阿后，才由晏婴为其取大名“李垚”。他身高体健，机智勇敢，曾任晏婴的车夫兼贴身侍从近20年，对晏婴忠心耿耿，与晏家亲如一家。在跟随晏婴的岁月里，他注意向晏婴学习如何做事、做人，逐步具备了一定的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一次，在跟随晏婴出使楚国时，楚王为羞辱晏婴而将李垚诬为“盗贼”，但他临危不惧，维护了齐国的尊严，回国后受到齐景公的称赞。就在他因此而沾沾自喜时，却受到妻子的批评。他知过即改，后经晏婴推荐，被齐景公任为大夫，协助晏婴做调查研究等工作。

翠玉

晏婴之妻，年纪小于晏婴，容貌秀丽，身材健美，心地善良，举止端庄，言语诙谐，处事得体，在生活上对晏婴关怀、体贴，在事业上对晏婴理解、支持，是晏婴的“贤内助”。



叔向

晋国大夫，复姓羊舌，名肸，字叔向。他仰慕晏婴之德才，并曾在晏婴出使晋国时，同晏婴就君子大义、两国时局等问题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就是在这次交谈中，晏婴明确地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

梁丘据

齐国大夫，年纪大于晏婴，死于晏婴之前。他虽无经世之才、治国之功，却擅于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专会迎合齐景公贪杯、好色、喜玩物等恶习，甚至不惜把自家心爱的器物献给景公玩赏，以骗取景公对自己的宠信。他不仅事事处处唯景公之命是从，而且经常主动给景公出些“馊主意”、“坏点子”，助长景公的恶习发展。他阴险狡诈、阳奉阴违，对位居相国的晏婴表面上恭维、顺从，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晏婴的一言一行，伺机抓住把柄、整掉晏婴，以便自己专宠于君，并掌握齐国朝政大权。他就是晏婴所说的“社鼠”、“猛狗”，就是齐景公时期奸臣的典型。

裔款

齐国大夫。他胸无点墨，却擅于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经常亦步亦趋地跟在梁丘据后面，唯唯诺诺地迎合齐景公的恶习，除陪酒、侍宴、唱赞歌外，还常动歪脑筋、出坏主意，与梁丘据一唱一和，助长景公的恶习发展。他是齐景公时期又一奸臣。



齐相晏婴

第一章

忧国乡野处
受命危难时

公元前五四九年秋。莱州湾。海滨。

一日午后，艳阳高照。

一排两三尺高的海浪忽地一下涌上海滩，又缓缓地退去。不一会儿，又一排海浪涌上来。

一群海鸥在海面上低空盘旋着、鸣叫着。忽然，一只海鸥像离弦的箭一般从空中扎入水中，转眼间又冲出水面，口中叼着一条仍在挣扎的小鱼飞上天空。马上就有几个同伴飞扑过来，和它争抢着食物。

远处的海面上，星星点点地散布着十几条渔船。

离岸不远处的一片滩涂上的一排排盐池里，有的贮满了海水，有的只剩下半池水，有的已经无水，池底泛出一层灰白色的盐花，在秋阳的照射下熠熠闪光。

离岸较远处的一个小村庄周围的一片片农田里，农夫们正在干着农活。

在其中一片农田里，高的是玉米，低的是红薯，还有几畦青菜。一个男子正挥动着镢头，一下一下地刨着已经割去薯秧的一垄红薯。尽管有阵阵微风从大海方向吹来，但他仍不时停下来，嘴里喘着粗气，一手拄着镢头，一手从腰带处拉出一块白色的布巾，擦着满头大汗。

他身材不高也不胖，但是看上去很结实，穿着同当地农夫并无区别的粗布上衣，袖子挽得老高。虽然他长圆的脸庞和裸露的双臂经过太阳晒、海风吹，皮肤略显黑红，他的两颊和下颏上还飘着几络胡须，但是仍看得出，他的年纪还不到四十岁，大约在三五六岁之间。他那浓黑的眉毛下，一双大眼炯炯有神，高高的鼻梁，洁白的牙齿，不像一个土生土长的庄稼人，倒像一个儒雅的书生。

在他的身后，一个农妇装扮的年轻女子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女孩子和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儿，正在把已经刨出来的一小块块红薯抖掉泥土，捡进一个筐里。两个孩子一边捡着，一边欢快地叫着。

“娘，您看，我又捡到一个大的！”

“娘，姐姐那个没有我这个大！”

那个年轻女子身材苗条，面容姣好，看上去不过二十岁刚刚出

头，却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一边干着自己手里的活，一边面带微笑地答应着：“好，好，青青、苗苗捡到的都大！”

日已西斜。

“青青她爹，歇一会儿，喝口水吧！”那个年轻女子按照当地人的习惯，不管家里最大的孩子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只要在这个孩子的名字后面加上“他爹”或“她爹”二字，就成了对丈夫的称呼。她把手中的一块红薯放进筐里，拍去手上的泥土，又从大襟边拉出一块白色布巾擦了擦手，一边招呼着丈夫，一边朝放在地头的食篮、陶罐走去。

丈夫听到妻子的招呼，连忙放下手中的耒头，一边用布巾擦着脸上、臂上的汗水，一边招呼着孩子们：“青青、苗苗，咱们喝水去喽！”

“好！喝水去喽！”两个孩子扔下手中的红薯，欢叫着，一边一个，拉着父亲的手，朝地头走去。

妻子先用布巾给两个孩子擦净双手，然后从食篮中拿出两个陶碗来，在地上一一放平，把陶罐中的水倒在碗中。

“爹，您先喝！”女孩儿懂事地端起一碗水，举到刚在地头坐稳的父亲面前。

“青青真懂事！”父亲微笑着接过水碗，一边说着，一边把碗送到女儿嘴边，“来，你先喝第一口，爹再喝。”

“不嘛，爹先喝第一口！”女儿固执地把碗轻轻推向父亲，同时把头偏向一边。

“好，好，爹先喝，爹先喝！”

“娘，您先喝！”男孩儿学着小姐姐的样子，用稚嫩的小手捧起另一碗水，举到母亲嘴边。碗中的水一晃一晃，几乎洒出来。

“好，好，娘先喝，娘先喝！”母亲连忙一手接过碗来，一手把男孩儿搂过怀里，然后把碗贴在男孩儿嘴边。

男孩儿已忘记了先喝后喝的顺序，张大嘴巴喝起水来。

“苗苗，甜不甜？”母亲笑着问儿子。

“甜!”儿子抬起头来,一边笑着回答母亲的问话,一边把碗推到母亲嘴边,“娘也喝,娘也喝!”

“翠玉,”丈夫把水碗递给青青后,抬头看着妻子,直呼其名,“天色不早了,我看咱们今天就刨这么多红薯吧。一会儿再拔些青菜回去,给李老伯家也送些去。你看可好?”

“好,好。”妻子一边端着碗让苗苗喝水,一边微笑着回答丈夫的问话。

正在这时,从村子方向跑过来一个男子,还没跑到红薯地头,就大声呼唤:“晏大夫!晏大夫!”

听到来人呼唤,被呼为“晏大夫”的男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连忙从地上站立起来:“张大哥,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

被称为“张大哥”的男子跑到“晏大夫”一家正在休息的红薯地头,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憨厚地笑着:“我刚从都城回来,有件新鲜事要跟晏大夫说说。”

这位张大哥,身高体壮,浓眉大眼,面色黑红,皮肤粗糙,也是一身当地农夫衣着,只是未露双臂。

翠玉见张大哥到来,连忙从食篮中拿出一只空碗,把陶罐中的水往碗里倒。

“晏大夫”略带嗔怪地说:“张大哥,我来咱们明川村已有一年多了,也不知和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已不是什么‘大夫’了,你直呼我‘晏婴’或‘平仲’就行了。”

“哈哈哈哈哈!”张大哥一边接过翠玉递过来的水碗,一边哈哈笑着,“乡亲们敬重你,又早已叫惯了,怕是改不过来啦!”

“好好好,不改也罢,你就快说说都城里的新鲜事吧!”晏婴迫不及待地催促着。

张大哥喝了一口水,又拉着晏婴在地头坐下,这才略带神秘地说道:“这件事,都城都传遍了,可咱村的人却还不知道。说是半个月前的一天中午,国都的城门突然全部关闭。全城百姓都以为国家发生了祸乱,于是纷纷拿起兵器,聚守在自家胡同口。全城气氛紧张极了。国君知道后,连忙把大臣们召集到宫中商议对策,说:‘寡人下令关闭城门,是为攻打莒国作准备,可全城百姓却误

以为国家出了祸乱，结果造成如此紧张的局面。各位爱卿，你们看如何是好？’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说话。最后，还是一位叫睢休相的大臣站了出来，对国君说：‘主公，国家没有发生祸乱，而百姓却以为发生了祸乱，那是因为自晏婴晏大夫辞官之后，百姓感到没有贤人在朝，国家随时都可能发生祸乱啊。所以，要想缓和目前的紧张局面，恐怕只有请主公派人向全城百姓发布公告，就说晏大夫还在朝中，国家怎么会发生祸乱呢？’国君无计可施，只好派人快快去发布公告。全城百姓听说晏大夫还在朝中，心里都踏实了，于是纷纷把兵器收起来，各回自家去了。都城这才安定下来。”

绘声绘色地讲完都城里的新鲜事，张大哥左手端起水碗，“咕咚”、“咕咚”一气把水喝完，连嘴也没顾擦，就翘起右手大拇指说：“晏大夫，都城的百姓、全国的百姓都信服你、敬重你，有你在朝中，万民心才安哪！”

听了张大哥的叙述和赞扬，晏婴不仅没有显出一丝喜悦，反而像是勾起了什么心事，面色凝重，双目直视远方，好半天才喃喃地说道：“战争接连不断，齐国百姓遭殃啊！”

傍晚。明川村里炊烟四起。秋蝉仍不知疲倦地在林间、树上叫个不停。

村边。一个用埋半截、露半截的树枝围成的小院，柴门大开。一排三间低矮的茅草屋，一明两暗，坐北朝南。

院里。晏婴正在拾掇着白天刚从地里收回来的红薯和青菜。青青、苗苗正在欢快地玩耍。翠玉屋里屋外进进出出，正在屋前的一个灶台边忙着烧火、做饭。

“晏大夫！晏大夫回来啦？”从院外传来什么人的喊声。

“回来啦！”听到院外有人喊，晏婴连忙答应着，并放下手中的活儿，站起身来，朝院门口望去。只见进来两个男子，一老一少，都是渔民打扮。年长者中等身材，鬓发斑白，年纪当在五旬开外，手中提着一串用细柳枝穿起来的鲜鱼。年轻人身材高大，年约十七八岁，背上背着一捆湿漉漉的鱼网。

“原来是李老伯和二牛兄弟啊！快进来，快进来坐！”晏婴忙不

迭地招呼着二位客人，并顺口问道，“今天收获可好？”

“还好，还好！这不，几家凑了两篓鱼，大牛他们几个饭都没顾吃，连夜往城里赶，明早好赶个早市，卖个好价钱。”说着，李老伯把手中提着的鱼送到翠玉面前，“晏夫人，给你家晚饭添一道菜！”

翠玉把鱼接过来，笑着说道：“李老伯，总让您老人家照顾！今天，您爷儿俩就在这里吃晚饭吧！”

“噢！又有鱼吃喽！谢谢爷爷和叔叔！”青青和苗苗把鱼从翠玉手中扯过来，欢快地叫着、跳着。

“你们快做饭吧，我们爷儿俩回家还有事哪！”李老伯说着就往门外走去。

二牛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微笑着跟在父亲身后。

“等等！”晏婴见李老伯父子要走，忙把刚才已经捆好的一捆青菜从地上拿起来，“李老伯，您老把这点青菜捎上吧，原想这就给您家送去的。”

李老伯停住脚，回身接过青菜：“哈哈！晏大夫是怕我两手的空空太清闲了啊！好，恭敬不如从命，老汉捎上就是！”

“晏大夫，请留步！”二牛在院门外回过身来，劝阻着晏婴。

晏婴拱手施礼：“好，恕不远送！天黑下来了，还请走好！”

夜深沉。

天上，一弯明月当空，四周群星闪烁。

村里，万籁俱寂，只有晏婴家的窗口还透着灯光。

东屋内，一条大炕占去了大半间的地方。炕的里半边，两个孩子已经睡熟；炕的外半边，摆着一张小木桌，桌上放着一只高脚灯台，油碗沿上点着的一根灯芯发出微弱的光亮。

灯光下，在小桌的一侧，晏婴正专心致志地阅读着在桌上摊开的一卷竹简。在小桌的另一侧，翠玉正低着头缝补着孩子的衣服。她不时停下手中的针线，看看孩子们是不是把被子蹬开了，要不要掖一掖，或用针尖挑一挑灯芯，使灯光更亮一些。

“唉——”晏婴长叹一声，把头抬起，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前方。

听到晏婴的叹气声，翠玉停下针线，抬起头来，关切地问：

“你怎么啦？是不是还在想着今天白天张大哥说的那件事？”

“是啊，”晏婴把目光转向妻子，“当今主公一心想学先君桓公称霸诸侯，不顾世事变迁、国力民心，远贤拒谏，一意孤行，南征北战，用兵无休。如此下去，不仅国家疲敝、百姓遭殃，就连主公自己也岌岌可危啊！”

翠玉接过丈夫的话，劝道：“你说的话一点不错，可谓入木三分。但是，你不正是因此直谏，屡犯君颜，才被迫辞官的吗？俗话说得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既然辞了官，你就不要再为国家大事忧心了吧！”

“你有所不知啊！从我刚懂事的时候起，家父就经常教导我要忠君爱民。家父为我取名为‘婴’，字‘平仲’，就是希望我能对国家、对百姓永怀赤子之情，能以贤相管仲为榜样，佐君治国，强国富民。家父去世时留给我的，除了那个世袭的‘大夫’官职外，就是这几卷记载着管相治国方略的竹书了。”晏婴一面语气郑重地对妻子解释着，一面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桌上的竹简，“刚才，我就是看到管相‘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段话，再想想当今主公的所作所为，才不由得感慨万千啊！”

“尽管如此，可你报国无门空悲叹，切莫愁坏了身体啊！夜已深了。你劳累了一天，还是早点歇息吧！”翠玉一面劝慰着丈夫，一面把手中的针线活儿放进身边的小筐中。

“好，好，我看完这一卷就睡。你比我还要辛苦，就先歇息吧！”晏婴感激地看了看妻子，又埋头读起书来。

冬季的一个白天。北风怒吼，大雪纷飞。村内村外，素裹银妆。

晏婴家西屋内。靠南墙窗下，摆着一个火盆，里面炭火正旺。靠北墙是一条大炕。晏婴坐在大炕正中的一张小桌旁。十几个孩子围坐在晏婴身边。孩子们有男有女，有大有小，大的已十五六岁，小的才三四岁。青青、苗苗也在其中。他们在听“晏先生”讲课。

“孩子们！半个多月来，我已教你们认识了四五十个字，但都是笔划较少的字。从今天开始，我要教你们认识一些笔划多些的字。”说着，先生手拿一块长条木炭，在小桌上的一块扁平石头上

写起字来。这块石头是他特意从海边拣回来的，似圆又方，径约一尺多，朝上的一面色淡而平滑，正好用来写字。

“这个字念什么？”先生写完一个小“口”后，问孩子们。

“口！”坐在离小桌较近处的几个孩子异口同声地回答。

坐在离小桌较远处的孩子们没看清先生写的是什么，一个个欠起身来，朝小桌上的石头看去。

“这个字念什么？”先生在小“口”的下面写了短短一横，但左低右高，就像是偏旁部首中“土墩旁”的“十”字下面的一“提”。

“一！”离桌较远的几个孩子异口同声地大声回答。

“不认得。”离桌较近的孩子中，有一个这样回答，而其他几个没有作声。

先生不急于给孩子们讲解，接着又紧贴在小“口”的右边写了一个“戈”字，只是上边的一横较长，把刚才写的两个字压在了下边：“这个字念什么？”

“戈！”所有孩子齐声回答。

当先生在刚刚写好的三个字四周加上一个“大口框”时，最后一横还没写完，孩子们就争先恐后地念起来。

“口！”

“口！”

“这个字念‘口’！”

“孩子们都坐好，听我来讲！”先生招呼孩子们坐好后，开始教大家认这个字，“里边这个小‘口’，确实念‘口’，就是前几天我讲的‘人口’的‘口’，在这里代表的是我们全国的人口，从国君到百姓，都用这个‘口’代表了。这个小‘口’还可以理解为我们每个人的小家。这个小‘口’的下面不是‘一’字，而是一‘提’，就是前几天我讲的‘土也地’的‘土墩旁’的‘十字’下面的一‘提’，代表的就是土地，我们全国的土地，也包括山川、河流、大海和天空。右边这个‘戈’字，前几天我已经讲过，是一种兵器。放在这里，代表的是各种兵器，也可以叫武器，就是用武器来保卫我们的人口和土地的意思。既然保卫的是人口和土地，你们看，‘戈’字上边这一横拉长了，正好压在小‘口’和一‘提’的上边，对不对？”

“对!”刚才孩子们都在专心而又兴奋地听先生讲课,谁也没吭一声,这时见先生发问,便异口同声地大声回答。

“好,很好!”先生见孩子们都听懂了他刚才所讲的意思,满意地笑了笑,又接着讲下去,“这外边的‘大口框’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大口框’念‘围’,在这里代表的是我们的国境。我们的国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有外人敢来侵犯我们的国境,闯进我们的家园,掠夺我们的人口和土地,我们就要拿起武器,奋起抵抗,保卫我们的国境,保卫我们的家园,保卫我们的人口和土地。所以,刚才这几个部分合在一起,就是‘國’字。孩子们,跟我一起念:国!”

“国!”

“再念一遍!”

“国!”

“好!”先生满意地点了点头,又接着讲下去,“这个‘國’字,刚才我是为了便于讲清意思,才先写里边部分,后写外边的‘大口框’的。你们今后写的时候,要先写外边的‘大口框’,但下边暂时不要封口,等把里边部分都写完了,最后再把下边的口封上。明白了吗?”

“明白了!”孩子们齐声回答。

“爹,您喝口水吧!”刚才还在和大家一起听课的青青,不知什么时候从外屋端进一碗热水来,轻轻地放在小桌上。

父亲见女儿如此懂事,微笑着朝女儿点了点头。可能是讲了老半天课,真有些口渴了,于是端起碗来,喝了一大口。

“孩子们!”先生放下水碗,又接着讲起来,“这个‘國’字,是‘国家’的‘國’,也是‘祖国’的‘國’。我们从小就要热爱自己的祖国,长大以后要尽心竭力地报效祖国,一旦有外人侵犯我们的祖国,我们就要拿起武器来保卫祖国。但是,孩子们,就像这个‘戈’字不能写到‘大口框’外面一样,我们的武器是用来保卫自己的祖国的,不能拿到国境以外,去侵犯别人的祖国。”

讲到这里,不知为什么,先生突然停了下来:“孩子们,有关‘國’字的含义,我以后还会给你们讲,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再学另外一个笔划多的字。”

先生先用一块布巾擦净石头上的字迹，然后在上面写了一个由
并排书写的三个上“◇”、下“丨”组成的古“齊”字。但是，这
次他没有像写“國”字时那样，每写完一部分，就要问学生们一
次。因此，在他写字的过程中，学生们纷纷小声地议论着。

“咦，怎么像弓箭的箭呢？”有的孩子说道。

“你说得不对，是麦穗！”旁边的孩子马上反驳。

待把整个“齊”字写完之后，先生这才直截了当地告诉学生：
“孩子们！这个字是‘齊’，就是我们齐国的‘齊’。等一会儿我再
给大家讲解这个字的每一部分的含义，大家先跟我一起念：齐，齐
国的‘齊’！”

“齐，齐国的‘齊’！”

“再念一遍！”

“齐，齐国的‘齊’！”

公元前五四八年农历五月。

一个雷雨交加的傍晚。

晏婴家西屋内。大炕上摆着一张小桌。一家四口正围坐在小桌
四周，在昏暗的灯光下吃着晚饭。

“晏大夫！晏大夫！”忽然从院外传来急切的喊声。

“我出去看看，是谁冒着这么大的雨到我家来了！”晏婴听到喊
声，连忙放下手中的碗筷，从炕上挪到地上，一边从屋门旁抄起一
件蓑衣往身上披，一边大声答应着，“来啦！来啦！”

远处雷声隆隆。近处一道闪电。

在闪电的亮光下，晏婴带着几个人从院里进了外屋。

“快，快进来！”翠玉正端着油灯在外屋迎候。风随人进。虽然
翠玉用一只手挡在灯前，灯苗还是闪了几闪，差点儿被风吹灭。

“咔嚓！”一声炸雷震得茅屋似要倒塌。

“娘！我怕！”

“娘！我怕！”

青青、苗苗惊叫着从西屋跑出来，紧紧地依偎在翠玉身边。

“青青不怕！苗苗不怕！”翠玉一边端着油灯为正在脱掉蓑衣的

几个人照明，一边安慰着自己受惊的小儿女。

“请到里屋说话吧！”晏婴把来人带进西屋。

翠玉跟进西屋，把油灯放到小桌上。

灯光下，这才看清来人共三位：李老伯、二牛爷儿俩和张大哥。

“李老伯、张大哥、二牛兄弟，几位请坐到炕上说话吧！”翠玉一边微笑着招呼来人，一边蹲下身，把跟进来的青青、苗苗搂进怀里。

“晏夫人，不必了，我们几个就站着说吧！”李老伯看了看几人沾满泥水的赤脚，婉言谢绝了女主人的好意。

张大哥迫不及待地对晏婴说道：“晏大夫，是这样：昨天，我在都城交完盐，刚要往回返，就见从大街那一头跑过来几个人，神色慌张，边跑边喊：‘不好啦！国君被人杀死在崔府啦！’我一听，连忙上前打听详情，可他们只顾跑，根本就不理我。我只好自己到崔府那边去打听。可谁知，离崔府还有十几丈远，就有许多手持兵器的家丁把守着，根本不让靠近。后来，我从附近一户人家打听到，国君确实已被杀死在崔府，而杀人主谋正是崔杼崔大人！得到准确消息，我就昼夜兼程往回赶……”

“咔嚓！”又是一声炸雷，震断了张大哥的话，也震呆了晏婴。

“主公！你不该不听臣谏啊！想不到竟落得如此结果啊！”回过神来的晏婴，面朝屋顶，悲伤地大声呼喊。

看到晏婴如此悲伤，吓坏了一旁的翠玉和李老伯几人。他们连忙上前相劝。

“青青她爹，事已至此，无可挽回，你千万不可过于悲伤啊！”翠玉用双手紧紧地握住丈夫的右手，忧心如焚地劝道。

“晏大夫，国君在世时，你以直言相谏，忠臣之道已尽。如今国君已经去世，悲伤又有何用？你还是保重自己要紧啊！”李老伯拉着晏婴的左臂，一边摇动着，一边劝解着。

“晏大夫！如此昏君，在位六年，不曾为百姓办过一件好事。他与崔杼之妻通奸，被崔杼抓住把柄，设计杀死，也是罪有应得！你为他悲伤，他根本不值！”张大哥愤愤地说道。

“不！不！”晏婴使劲甩脱了翠玉和李老伯的拉扯，声嘶力竭地